

北方丽人

蒋韵 著

群众出版社

北方丽人

蒋韵 著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方丽人/蒋韵著. —北京:群众出版社,2004.1

ISBN 7-5014-3070-5

I. 北… II. 蒋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5953 号

北方丽人

原 著:蒋 韵

责任编辑:晓 潇

封面设计:王 子

封面人物摄影:冯新燕

责任印制:连 生

出版发行:群众出版社 电话:(010)67633344 转

社 址: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 编:100078

网 址:www.qzcbbs.com

信 箱:qzs@qzcbbs.com

印 刷: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:222 千字

印 张:10.875

版 次: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7-5014-3070-5/I·1294

印 数:0001—50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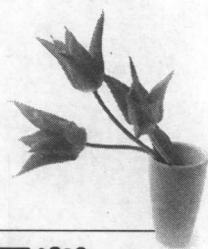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18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群众版图书,印装错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走向深渊	1
北方丽人	63
上世纪的爱情	107
完美的旅行	151
鲜艳的季节	189
在传说中	235
想像一个歌手	289
后记和我的寻找	342



走向深渊



出租车司机是一个饶舌的小伙子。“黄面的”收拾得很洁净。车座上罩着那种印有松鹤图案的沙发巾。挡风玻璃前方，悬挂着叮叮当当印有“福”字的小装饰。那“福”字的正面，是毛泽东的肖像。

赵庄喜欢清洁。他讨厌邋遢。有时看到出租车里面的狼藉景象，他心情就会很灰暗。可今天不错，今天他遇上了一个喜欢清洁的“面的”司机。他把随身携带的一个尼龙编织袋靠在车身后面的座位旁，自己坐在了副驾驶位置上。

“去哪儿，师傅？”司机快活地盘问。

“T城，西山。”

T城和Y城之间，由于有了这条过境的高速公路，仿佛缩短了距离。Y城是个小城，T城要大一些。在Y城开出租车不像在T城好挣钱。司机当然知道这个，这一趟下来，今天一天不干活儿也不会亏本了。

高速公路是魔术。现代魔术。赵庄望着公路中央绿色的隔离栏杆努力使自己坐得更舒服。阳光下这一根根灿烂的栏杆有种小姑娘般的喜悦。十三四岁的小姑娘，不会更大，手拉着手，笑呵呵地站成漫长的一排。他甚至能从敞开的车窗嗅到她们身体花蕾般的气息。这使公路变得纯洁。但是在夜晚，闪烁的荧光却使它们失

去童贞的气息。赵庄不只一次在夜间乘坐大巴走过这条高速路，那时，它们明明灭灭就像一排流莺当道。神秘、放荡、肉欲横流。也许你一伸手，就能随便把一个丰饶和肮脏的身体揪上车来。

赵庄叹息一声。他真是热爱女人。他和她们纠缠得太深了。女人在本质上是黑暗的。就像失去光感的最不幸的盲人。她们的身体是最深的深海。没有人能从那里面挣扎出来。

不过此刻是白天，这是值得庆幸的。阳光很好。北方的秋天是四季中最美丽的一个季节。成熟而坦荡。远处有一棵黄透的杨树，这使赵庄想起家乡。糜子、莠麦和胡麻就是在这样的季节里成熟。你甚至可以在寂静的阳光中听到它们走向成熟的声响。那是生机盎然的亲切的时刻。赵庄忽然有点心慌。他可不是那种多愁善感触景生情的诗人。诗人是什么？就是漂亮又空洞的废物。他的朋友有过一个精彩的比喻：一个成功的手术，这是科学。一个失败的通往太平间的手术，就是诗。

“师傅是做生意的？”他听到司机问。司机差不多一直在说话，他却很少搭茬。出租车司机一向分为两种，一种特别爱说话，一种特别不爱说话。他刚好碰上了一个特别爱说话的。那时，他还无法知道，这到底是他的幸运还是不幸。

“不是。”他说。

“我看也不像。”司机笑笑，朝身后那尼龙编织袋瞟了一眼，“不是吹牛，我看人一般不走眼。刚才我还心说这师傅不像做小买卖的呀怎么背这么一个袋子？师傅是中学的老师？”

“不是。”赵庄摇摇头。

“公司里的？”好奇心这东西太坚韧。

“我在医院里。”他只好缴械。

“呀！医院，是大夫？”

“大夫。”他点点头。

“大夫好呀！‘第六种人手术刀，吃吃喝喝收红包。’人家说现在医院里的外科大夫个个富得流油。”司机笑着说。

“没那回事。”赵庄回答。

“上回我拉了一个客人，是个医学院的教授，老太太，满头白发，挺爱说话。她说她家住的那条街，叫‘中英街’，你猜是怎么回事？一条街，马路这边是医学院，那边是附属医院，医学院的人穷的叮当响，附属医院的人个个是款爷。就是这么个中英街！你说现在的人，聪明不聪明？”

赵庄冷冷一笑。真是，现在的人，聪明得没商量。“我就在那条街上住，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什么‘中英街’？”赵庄回答。

司机宽宏大量地笑笑。他当然不是那种死较真的人。再说，他心情真是很好，在这样的路上开车再阴暗的心情也会变得明朗起来。这样的路给人飞翔的感觉。当然，假如他驾驶的是一辆奔驰500、凯迪拉克或者桑塔纳2000，而不是这样一辆昌河的话，感觉会更好。那种无声的飞翔感是道路的境界。一辆“皇冠”从他们身边滑了过去。又是一辆依维柯。它们灿烂而迅速地在弯道上消失。真是一条好路。

“喂喂，”车载通话器里忽然传出了呼叫，“689，689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啥地方？”是个女人的声音。

“我在高速路上。”司机慌忙打开了对讲机，“我去T城，我现在在高速路上。428,428,你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车坏半路上了。你去T城吧，我再找找别人。”女人说。

“你找老猫吧，他可是修车的好手。喂，要不要我给你呼他？”

“去你妈的！”女人骂了一声。

司机嘿嘿笑起来。“428！428！”他对着嘈杂的话机连连呼唤，那边早没了回声。

“这女的，原来一直缠我这哥们儿，后来有了别的相好，就把我这哥们儿甩了。”司机对赵庄解释，“你知道她找了个啥相好？拉皮条的！手里掌握着好些个鸡，我看她也离鸡不远了。你别说，她当鸡倒是还有前途。”

又是女人！赵庄皱了皱眉头。在这样一条洒满阳光的河流般坦荡的路上，赵庄不愿意再触动这样一个阴冷的夜晚的话题。绿色的栏杆，小女孩儿一样手拉了手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纯洁又喜悦。这是多么动人的白天的景象。赵庄忽然想起妹妹，想起妹妹小时候，挎着篮子在责任田里拾麦穗。小手那么灵巧。圆圆的小屁股翘到天上，上面洒满阳光和饱满的麦香。赵庄闭了下眼睛。

“妈的！”司机猛地骂出声。

他们看见一块牌子，竖在路当中。上面写着：“前方修路，请绕行”一类字样。“妈的！”司机说，“好好的路，走不成了！”司机心里说不出的惋惜。他太喜欢这条路了。可是没有办法。他只好一边咒骂着一边开下高速公路，这条路通往一个村庄。穿过这个村庄他们才能绕到旧公路上。现在汽车走到村路上了，坑坑洼洼的一

条路，颠簸不平。汽车扭着秧歌。“这他妈的也叫路！”司机很恼火。去 T 城的愉悦被这条路毁掉了。

后来发生的事，就具有了传说的性质。T 城和 Y 城流传着的有关这故事的种种版本，在这一点上几乎众口一词。问题就出在这条颠簸的村路上，那村庄叫赵庄。这是个巧合。由于连下了几场雨，赵庄的路被各种车辆轧出了凹凸不平的辙迹。“黄面的”在这样的路上怒冲冲蹦跳着，经过一个水洼的时候，车厢后面“扑通”一响。什么东西沉重地倒下来。是那个尼龙编织袋。接着，就听到了某种东西的滚动声。轱辘轱辘，滚到东滚到西，四处碰壁。司机说了一声，“啥东西掉出来了？”一边回头看了一眼。起初他以为那是一个摔破的西瓜或是足球什么的，几秒钟之后，他才反应过来，那是一颗……人头。

“嚓——”一下，方向盘打歪了，险些撞到一棵树上，急刹车使赵庄的脑袋几乎碰到前边的挡风玻璃。车子停在了水洼里，司机呆若木鸡。他前额上渗出密密一层冷汗。赵庄安静地笑了笑，那微笑不知为什么竟有一种女人样的灿然。

“吓坏了吧？”他说，“那是我们解剖用的。”

“解剖？”司机发愣。

“对，解剖，给学生上课做标本的。”赵庄安静地回答，“Y 城医专前不久借去了。他们没有标本室。只能解剖狗。”

司机长出一口气，他并没有完全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，他只知道没有危险了。“妈呀！”他说，“要知道你背的是这玩意儿，给我多少钱我也不拉你。”

“你已经拉了，总不能把我擱到半路吧？”赵庄说，“你把我擱半路，我可会投诉你。”他半真半假开着玩笑。

“算我倒霉。”司机回答，“你还不快去把那玩意儿装好呀！把那袋子拉紧，我可不愿意让它再滚出来！操他妈的！都是这条该死的路，放着好好的高速路，不让走，中国就是落后。”

从T城返回Y城的时候，那块“前方修路，请绕行”的牌子不见了。大路畅通无阻。明晃晃的，河一样耀眼。黄色的“昌河”跑得心旷神怡。经过赵庄那一带的时候，他放慢了速度。他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。路怎么这么快就修好了？他寻找着故障和修复的痕迹，没有。什么都没有。隔离网、墙基、路面，没有任何新修复过的迹象。当然高速公路上是不可能打花补钉的，又不是补衣服，让你一眼就看出来。他安慰着自己。但是，不对，路太明亮和灿烂了，而且，太安静了。正午时分，这条明亮的路上几乎没有什么车辆。这明亮和安静忽然叫他恐惧。这明亮和安静仿佛不是这个世界的明亮和安静。它们正在引导他和他的昌河从这个真实的世界分离出去，漂移出去。一棵孤独的向日葵站在正午的阳光下，低垂着漂亮的金灿灿的头颅。那是他见过的最不真实的一个景象。它像是突然从地底下钻出来一般，那金灿灿的花朵静如鬼魂。冷汗就在这时渗出了他的脊梁，他无师自通地想起了那句话：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

半小时后，黄色的“昌河”开进了Y城公安局。

据说，一开始，几乎没人相信他的话，这事儿简直太离谱了。哪儿有杀了人肢解了尸体又背着他在大白天满世界转悠的？人们

当然有理由怀疑这事儿的真实性。到后来,事情真相大白时,人们又从反面追问他,你怎么就会相信那么可笑的谎话?解剖!解剖用的标本能这么随便塞到编织袋里像西瓜一样任人背来背去吗?你怎么不马上来T城报案?他支支吾吾,答不上来。其实他自己也想得到一个答案。是啊,那么简单的谎言怎么就蒙蔽了他呢?他想着那乘客的镇静,还有他的……柔弱。他是多么镇静和柔弱啊。谁能相信一个这么柔弱镇静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杀人犯?他想起那颗孤独的惨死的人头和他们对峙的时刻,那凶手竟会那么安静地粲然一笑。现在想起来那是多么恐怖、冷酷和……奇怪的笑容啊。

当天深夜,赵庄在自己家里被逮捕。那时,他刚刚和妻子亲热完毕。妻子缠绕着他。他抱着她柔软肥硕的身体忽然感到锥心刺骨的依恋和难舍难分。门铃就在这时响了,叮咚叮咚的声音是丧钟的声音。他镇静地穿好了衣服去开门。结局就这样来了。迅速得像猎豹一闪而至的身影。他惟一庆幸的是这一切都没能惊动他的女儿。他三岁的小女儿始终睡得很熟。离别的时候,他最后亲了亲她的脸。

二

印彩虹在七点时走出家门,那正是《新闻联播》开始的时间。下楼的时候,每一层楼道里都是国歌雄壮的声音。印彩虹微微一笑。她喜欢这雄壮的音乐。也许她是这世界上仅存的能够了解雄

壮之美的人了。印彩虹这样想的时候，神情很妩媚。当然一个有秘密的女人总是妩媚的。这常常是识别她们的标记。

印彩虹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。她留披肩发。这是十分冒险的事情。许多女人在这样一个年纪留披肩长发往往给人一种挣扎的感觉。在阴暗的季节和浑浊的天空下她们常常使人绝望。但印彩虹很幸运。印彩虹是天生适宜这种飘逸发型的女人。很多年来别的女人在头发上不知兴出了多少花样，她却一成不变。你真是很难想像她留其他发型会是什么样子。你想像一下她的六十岁，仿佛也只能是长发飘飘的样子。雪白的长发，在风中乱舞，倒像那句诗：白发三千丈。那种美丽是荒谬的。

总之，你可以把她想像成一个琼瑶小说中的人物，很言情。这就足够了。否则你没法儿理解发生在她身上的戏剧性的一切。现在，约会的欢乐使她如盛开般鲜艳。她踏上了开往Y城的公共汽车，拣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。那客车很肮脏，满地狼藉，仿佛是为了烘托她莲花般的洁白。她穿一件本白色亚麻长袖连衣裙，手袋也是白色的。除此而外她没有任何的行装。售票员手持喇叭筒站在车门下高声招徕着乘客。车迟迟不开。她有些着急，频频地看表。她腕上的小表也是银白色的。那表链是纯银的工艺品，有种老银子的感觉。乘客并不多，但车总算开了。她松出一口气，使自己坐得更舒服些。当然，她一点儿也不知道这是一次有去无回的死亡之旅。

Y城她并不很熟。但那个新建的小区还是容易找到的。它虽然远离市中心却很显眼，老远就能看到旷野中一片红白相间的建

筑。这种仿童话风格的鲜明色彩是 Y 城甚至 T 城想像的极致和极限。它们想像的边界到此为止。印彩虹一看见那样一片红屋顶红阳台,不由得笑起来,她对拉她来这里的出租车司机说,“哟,没想到 Y 城还有这么一个温馨的地方。”

这是印彩虹说话的方式。脱口秀风格,喜欢那些温馨、情调、到位、好心情什么的词汇。这就不仅仅是 T 城和 Y 城的局限了,这是电视代表的那个世界想像的边界。印彩虹走下出租车,暮色已经很深。她比约定的时间早来了将近半个小时。草坪上还有奔跑的孩子。那草坪一点也不繁茂,遮不住裸露的地皮。和所有的城市一样,这小区也叫做什么花,但除了这片不景气的草坪和一个水泥凉亭外,它再没有其他的景色。旷野包围着它,旷野倒给了它一些魅力。特别是夜晚,四周黑漆漆的,这里的灯火倒点亮了人的想像。在揣测中一些神秘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她敲门声很小心。笃笃,笃笃笃,笃笃。这是他们之间的语言。只有他听得懂。门很快开了。玄关里很暗。一个人无声站在黑暗中。厅里的光在他身后做了背景。幽黄的灯光就像时光。彻骨想念的那个时刻那个人仿佛绽放般在老去的时光中突然呈现。每一次幽会都是一个奇遇。幽会是人生中带有际遇性的时刻啊。印彩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一点。她叹息一声,投进了那个熟悉的黑暗的怀抱。

三

如果在从前，印彩虹是那种被人称为“老姑娘”或“大龄青年”的女人，现在则不同，现在人们把印彩虹这样独往独来自由的人称做“单身贵族”。

但是T城毕竟是个小地方。一个三十多岁的独身女人在T城仍旧是醒目和怪诞的。特别是一个还算漂亮而且健康的女人。医院里流传着一些暧昧的流言，有许多和这个叫印彩虹的女人有关。她给人桃红色的印象。有文学常识的人觉得她有些像郁达夫或徐志摩笔下的女人。身体和欲望都是桃红色的，云蒸霞染。这使她在浑浊和灰色的城市背景中看上去更加鲜艳，像孩子们涂染的画儿。

但是赵庄不知道郁达夫和徐志摩。赵庄有一次问，“你是一个同性恋吗？”那时他们简直还不怎么认识呢，她刚刚调到心外科不久，有一家地区医院请赵庄去做手术，她奉命去给赵庄做助手。她第一次领略了赵庄手术的漂亮。病人是个孩子，二间瓣严重狭窄。手术流畅极了，几乎没有缺陷。她为这流畅和精致心折。吃饭的时候，大家轮番向赵庄敬酒，病人家属、还有这家医院的同行们，最后举起酒杯的是印彩虹。印彩虹说，

“赵大夫，手术真是美丽极了。”

她使用了“美丽”这个字眼。在某些领域，比如手术台，这个字

眼是陌生和奇怪的。果然，赵庄很注意地看了看她，在这之前，他几乎没有正眼看过她。他是个骄傲的人。而且，他还特别喜欢在某些场合，比如漂亮女人面前，强调他的骄傲。

那天他们喝的是老白汾，坛子装的那种。据说这种酒是用窖藏十年以上的老酒勾兑而成的。女士们则喝果汁。印彩虹的杯子里是一杯鲜榨苹果汁。那颜色粘稠而浑浊。像精液的颜色。赵庄非常奇怪地联想到了这个。这是不同寻常的。赵庄并不是一个下流的男人。这联想让他冲动。

他盯着她的杯子，他说，“真心话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印彩虹反问。

“那就证明一下。”赵庄回答。

印彩虹笑了。她放下了苹果汁，拿起一只空酒杯。那是个碧绿色的酒盅，粗糙的瓷器，上面有着梅花的图案。人们凑趣地哄叫起来，有人端起坛子，给她斟酒。满满的一杯，荡啊荡的，溢了出来，桌布浸湿了一块。

她举起来，一饮而尽。

他也一饮而尽。

现在他望着她了。在人们的一片喝彩和哄笑声中，他望着她。他面红耳赤，人们很容易把这归咎于酒的缘故。赵庄没有酒量，一两白酒就能把他结结实实地放倒。但他却有酒胆，这连他自己也不知道。至少，在这天之前，他不知道这个。

“该我敬你了。”赵庄说。

“敬我？”印彩虹反问。